

中国民间
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
THE PROJECT TO CHINESE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海淀区卷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主 编 刘铁梁

副主编 毛晓帅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中国民俗文化志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通过对现实传承和遗存的民俗开展抢救性的普查，书写所有县、区一级的地方民俗文化志，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具体理解民俗与地方生活关系的基础上，写出在文化巨变时代体现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式地方民俗文化志，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之旅。

本志书的统一书写模式称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是为了从整体上突显地方民俗特色，揭示地方文化特征，理解地方民众的表达习惯。

希望这套规模宏大的志书，有助于留住和养护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根基。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that, the local folklore cultural annals of all coun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hina are written, acting in un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through developing rescue investigations on folklore items circulating contemporarily and handing down by history.

It is a profound spiritual travel that, on the base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folklore and local life, we any write a new type of local folklore annals which expres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t the age of rapid cultural changes.

The written mode of this set of annals is called “folklore annals commanded by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items”, so as to display features of local folklore, reveal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stand local people's customs of expression.

We hope this set of annals broad in scale, are helpful to preserve and maintain our cultural bases, o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relies to develop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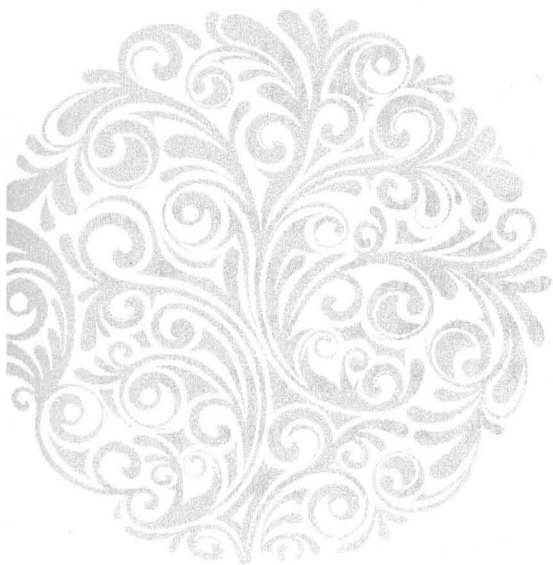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海淀区卷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主 编 刘铁梁

副主编 毛晓帅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海淀区卷 / 刘铁梁主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200-13012-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风俗习惯史—中国②风俗习惯史—海淀区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9173 号

中国民俗文化志 北京·海淀区卷
ZHONGGUO MINSU WENHUA ZHI
BEIJING · HAIDIAN QU JUAN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主 编 刘铁梁

副主编 毛晓帅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389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3012-6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市系列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 强

副主任 杜德久 刘铁梁 刘一达 包世轩 刘绍振 崔 陟 哈亦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杰文 尹钧科 史燕明 白 杰 包世轩 刘一达 刘绍振

刘铁梁 杜德久 岳永逸 赵世瑜 哈亦琦 郝志群 高 巍

崔 陟 崔普权 康 丽

《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海淀区卷》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铁梁 苗 地

副主任 叶宏奇 崔 靖 毛晓帅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栋 毛晓帅 厉彦萍 刘铁梁 孙桂媛 孙绪波 李晓宁

汪林林 张媛媛 苗 地 徐炳田 蒋 帅 魏甜甜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北京市系列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 05BSH030
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民俗普查”项目

编辑单位：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
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各章作者

第一章·····	刘铁梁 毛晓帅
第二章·····	魏甜甜
第三章·····	毛晓帅
第四章·····	李晓宁
第五章·····	厉彦萍
第六章·····	汪林林
第七章·····	孙桂媛
第八章·····	蒋 帅
第九章·····	徐炳田
第十章·····	王宇栋
第十一章·····	张媛媛
第十二章·····	孙绪波



总序



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既形态各异、风格多样,又相互交融、和谐,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基本表现。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一方面,一些民俗文化正面临破碎和流失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的民俗文化得以重构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因此,想方设法地保留、记住和重新认知民俗文化,重温这种文化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成为当代人的历史责任。《中国民俗文化志》的书写被提上日程。具体来说,这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的重点项目,任务是以县、区为地域单位,对全国的民俗文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和全面的记述。计划出版近 3000 卷。

21 世纪初,在冯骥才等有识之士的倡议之下,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目的是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开展一系列调查、研究、著述、出版等项目,积极影响和推动全社会都来抢救、保护各民族民间文化。从全局来看,我国政府为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履行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近年来正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



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项目组从2003年10月开始,首先在思路创新和方案设计上进行酝酿,并以北京市为实验地区,编写了《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和北京城区、农村两部分民俗调查纲目。从2004年5月起,进行了调查研究的试点和样卷本的写作,经一年时间写成《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随着这一样卷和其他几卷志书的先行出版,整个项目进入逐步推广阶段。《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全部完成尚需要时日,更需要所有参加者的不懈奋斗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

二

中国从先秦以来,历代都有对于民俗的文献记载。《诗经》作为周代采诗制度下的成果,最早记录了民歌和宫廷的歌声,表明当时存在着“风”与“雅”、“颂”即对应于“俗”与“礼”的分野,书中的十五国风又体现出民俗的地域差别。《山海经》的叙述文字中,充满了对于四方风物、远地异民的想象,包含了地理、物产、神话等多方面的上古民俗知识。在诸子、史家的著作中,风俗民情被当作政论引述的事例和解释的对象。东汉时应劭《风俗通义》和王充《论衡》,或主张“辨风正俗”,或提倡经验理性,都是面对一定民俗现象进行论辩的专著。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私家著述风起,出现多种记述民俗的书籍,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长久影响。主要可归为三类:一是地理类,如晋代周处《风土记》、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感同身受地记述了地方的生活习俗,开创了书写这一地域民俗的先例。二是作为“史之余”的博物、述异、志怪类,如晋代干宝《搜神记》、梁代任昉《述异记》及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等,记有大量口头故事和风物知识。三是描述都城繁华、市井风俗类,如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等。此外,还有对于域外民俗的记载,例如较早出现的晋代陈寿《三国志·魏志》,以及后来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



明清两代，文人笔记几度时兴，其中如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所载奇闻逸事，多反映民众与士人的心理。屈大均撰《广东新语》，所记岭南民俗非常丰富，自认为是《广东通志》之“外志”。另一方面，全国各个府、县普遍纂修方志，在所列“风俗”篇中均注意记录本地的岁时、礼仪等民俗事象。

自古以来有关民俗事象的文字记载，成为今人认识社会生活历史流变的宝贵资料，也包含了书写民俗的丰富经验。但也应该看到，古代文人对于民俗的记录大多是被纳入驳杂的见闻当中，基本上缺乏独立、系统的著述。从所表达的价值观来看，尽管曾有称民间歌谣为“天籁之声”或“真诗”的感慨，却不可能彻底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此种局面至民国期间发生大变。以20世纪20年代的歌谣学运动为标志，民俗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站在理解民众的历史与文化创造的立场，开展民俗资料征集及调查研究活动，推出《歌谣》《民俗》等专门刊物，出版许多民间文学、民俗资料集和研究论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始才出现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等民俗志专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志的书写进入高潮。除了在新修地方志当中一般都有民俗志的专卷或专篇，还涌现出以省、市、县、乡、村为单位的一批地方民俗志，更出现以省为分卷的陶立璠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段宝林主编《中华民俗大典》和以事象类别为分卷的齐涛主编《中国民俗通志》，都体现出在社会变革时期发展中国民俗学的责任意识。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书写所有县、区一级的地方民俗文化志，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换言之，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抢救性的民俗普查，在具体理解民俗与地方生活关系的基础上，写出在文化巨变时代体现文化自觉意识的新式地方民俗志。

三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书写，需要借力于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有众多文化学者和广大群众的参加与支持。反过来说，志书的书写又将促进文化学者与广大群众的密切交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挥积极作用。志书以民俗普查为写作基础，不仅是为了获得真实、丰满的民俗资料，而且是为了掌握当前民俗文化遗产的状况和理解民俗文化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调查研究的结果必有助于对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正确的识别、定性和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民俗文化”或“民间文化”，主要是在文化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遗产”一词连用，主要是政府在建立文化保护制度，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义务的工作文件中所使用的概念。三者所指，虽有一定差别却是基本重合的文化现象。在保护工作中，实际的做法是首先将民俗文化事象划分为口头传承、艺术、节庆、知识、手工技艺等类别，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这在操作上是必要的，但是在认识上容易发生孤立看待民俗事象的倾向。民俗，作为人们所创造、传承和运用的生活文化传统，固然表现为多种多样的事象，但是在一定社会中，这些事象却构成了整体的文化模式与象征系统。一般的民俗调查都要结合地方民众的生活，发现民俗事象之间的相互关联，理解各种民俗事象的象征含义。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而言，本志书的价值不只是提供表面的民俗知识，而且是引导读者联系中国国情特别是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具体和深入地解读民俗文化的意义。

四

面对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在当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的调查和书写，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认识问题：

（一）民俗的地方性问题

民俗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民族统一性的特征；同时，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民俗都存在和传承于一定的地域社会，因而具有地域性特征。中国民俗文化呈现出“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面貌，是民俗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交叉的表现，总括起来就是中国民俗地方性的表现。根据这一认识，《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将以地方性为着眼点，结合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

生活的历史，记述特定地域中特定民族的民俗。作为具有时空背景的民俗志，应当在描述中体现出当地人群的地方认同感，反映出当地独特的历史进程。

任何地域社会都不是封闭和独立的存在，所有的地方文化都经历过复杂的交融与分化的过程，因此在实际调查和写作中，就不能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封闭地理解民俗的地方性，应当根据本地方民众与外面社会交往互动的历史，全面解释民俗文化地域与群体的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

本志书的各个分卷是以县、区级行政区划为单位。尽管不可能与民俗实际分布的地域完全对应，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也考虑到操作的便利和配合地方政府保护民俗文化的工作，这种选择却是比较适当的。

（二）民俗文化留存状态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实地调查中可以看出民俗文化有四种留存：一是在生活中已经消亡，只存在于文献资料之中的民俗；二是从生活中刚刚淡出，仍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民俗；三是在生活中被人们传承、享用或者有所调整的活态民俗；四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而被创造出来的新的民俗。第一种留存状态的民俗，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我们普查和书写的重点。第二和第三种留存状态的民俗才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我们对第四种民俗格外加以注重，因为它们反映了民俗文化具有创造性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每一次民俗调查都是对当时、当地民俗现实的存在状态进行记录，民俗志应该综合这些记录，描述出包括记忆和被再创造出来的生活中的全部民俗现象，而不应该是对以往文献资料的辑佚和复述。

一些民俗即使已经发生改变甚或残缺，但是仍然作为人们的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比如一些节日、礼仪、饮食习惯、民居、器具等。另一些民俗，即使可以因被生动地展示而似乎得到保留，但是已离开了原来的主人，被全球性商业文化所利用，成了旅游观光业的节目。从传承的性质来看，前者具有连续性，后者具有非连续性。民俗志应当记述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样做才能准确认知民俗文化本来的面貌和性质。

（三）民俗事象与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姿多彩



的地方传统生活方式，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生态。民俗文化作为人们在生活中的创造，任何一种事象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所以，只有结合对于地方生活方式的理解，才能发现民俗事象在一个整体文化网络中的相互联系，才能具体了解民俗事象的丰富意义。

各个地方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没有绝对的边界，彼此之间只有相对的区别。同样，民俗事象也是在广泛的空间和时间中传播，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异性，并非纯粹属于哪一个地方社会。但是，地方民俗志却应重点描述民俗事象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形态与相互联系，而不应过分强调民俗事象的标准形态以及抽象的文化意义，更不能用其他地方的调查材料来代替本地的事实。

民俗作为人们的语言、知识、行为、工具和技能等生活传承，同时也在整体地表达民众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何理解民众的这种自我表达，应成为书写当代地方民俗志的重要问题意识。为此，有必要充分重视民俗事象之间内在的关联，发现民俗事象可能互相解释的意义，或者说，有必要将地方民俗文化视为一个内含多种文本和语境关系的系统。

此外，地方民俗志对于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应给予一定交代。这不仅有利于说明民俗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有利于寻求历史连续性的表现。最新的调查经验表明，地方民俗文化传统并非全盘崩溃，相反，依然是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基础。一个地方社会的地理条件，还有人们的性格、交往习惯和知识、技能等都成为发展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深层的民俗文化传播现象应当给予密切关注。总之，结合对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把握，将比较容易描述地方民俗的特色，呈现民俗文化深刻的逻辑关系，反映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特征。

五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统一采取的书写模式，是“标志性文化统领式”。

所谓标志性文化，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文化的具象的概括，也就是从

生活文化中筛选出来的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征、包含丰富与深刻意义的事象本身。它一般是不同程度地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代表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二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三是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它的理解往往也需要联系当地其他诸多的文化现象。

标志性文化可以有形的建筑、器物，包括作为一方水土一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比如长城、大运河、北京城里的四合院，草原上的羊群、马头琴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创作、仪式、表演、技艺。比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史诗，壮族的歌圩，南方村落的雉仪，陕北妇女的剪纸等。这些文化事象都从某一方面符合标志性文化的条件，而且是一个地域社会或群体所认同的重要文化现象。

标志性文化在一个地方也不是只有一个，凡能够比较集中反映地方社会关系、秩序和具有丰富内涵的事象或符号，都从不同侧面或在不同层次上具有标志性文化的性质。标志性文化并不等于都是宏大的事象，某些事象看似细小却由于折射出地方历史，承载着多重特殊的意涵与浓厚的乡情，也可能成为标志性文化现象。例如，在北京门头沟区山区，在娶亲那一天，宾客们一定分食一种掺进大量“盐分”的“缘分饼”，这个习俗与其他习俗的意义相关，包含对于先辈们来此边关与古商道上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总之，我们理解的标志性文化，是体现在历史上被一再建构的地方性象征体系的若干重要文化事象。

标志性文化的概念，首先是在当前各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的，但对于我们写作地方民俗志具有非常现实的工具性意义。现在所看到的民俗志，多数是按照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划分方法来记述民俗的，可以称为文化类别与事象结合的书写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重视对于民俗事象的分项记述和时空传播变化的认识，但也比较忽略各种民俗事象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让人感觉容易将民俗事象从具体生活中抽离出来，影响了



对于民俗意义的具体解读。相比而言,采用“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是力图抓住重要的民俗事象,并且带起与之相关的其他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记述。尽管可能做不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记述,却能够凸显地方民俗特色、揭示地方文化特征、理解地方民众的表达习惯。

事实上,这种类似的追求,已在一部分地方民俗志中有所表现,特别是在一些个案民俗调查报告中成为写作模式。在人类学界,现代民族志(eth-nography)的写作更多采用类似形式,例如早在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发表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集中考察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一种称之为库拉(Kula)的特别的交换制度。这一交换制度,牵扯了一系列独特的风俗信仰、巫术神话、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反映出当地社会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库拉就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标志性文化。以后这种写作模式的著作不绝如缕,直至今天。不过,地方民俗志毕竟与民俗学的个案调查报告和人类学的著作有所不同,它不便采取仅透过某一种文化现象而审视整体文化类型的做法,还要兼顾对于地方社会民俗文化的多点透视。

六

只有重视过程,才能得到结果。在制订调查方案之前,有必要对以前所掌握的资料给予充分整理,并根据本志书关于调查质量和书写模式创新的要求加以检讨。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既要结合民俗分类的提纲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访谈,也要从纷繁复杂的民俗现象中逐步认知当地的标志性文化,也就是要发现有哪些文化是当地人所特别重视和讲究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定的问题意识对于调查来说是必要的,但也要避免主观先行的弊端,因此可采取分阶段几次下去调查的方式,以便随时总结经验,根据民俗文化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众自身的理解,及时调整调查的重点和方向。

民俗志虽然不能用议论来代替叙述,但精心安排的叙述却可能表达出对于民俗的深刻理解。“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就是一种突出地方文化



特征，体现地方文化自觉的民俗志。为此，在书写方面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每一章和节的标题，包括它下面的第三级标题，都最好围绕标志性文化来设置；二是文字的叙述应做到主次分明，用标志性文化事象来统领相关的民俗事象，以体现民俗文化的内在联系和象征意义；三是应尽可能使用鲜活的民俗语汇，最好结合集体生活事件和个人经历的叙述等个案材料，对重要民俗事象进行深入的叙述，做到既能见事又能见人。

《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要求在调查质量和书写模式的创新方面都能够达到新的水准。为此，一般应该由高校、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和当地民俗学者组成联合队伍，一起进行调查、讨论和写作。当地民俗学者不仅熟悉家乡生活，也熟悉家乡人的语言，是书写新式民俗志的主力。而专业人员可以发挥更多分析、思考和善于发现新鲜事物的特长。双方人员取长补短，将有助于避免重走老路，加深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实现书写新式地方民俗志的目的。

希望这套规模宏大的志书，能够有助于留住和养护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根基。

刘铁梁

2006年8月

2015年8月修订





序 言



这部《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海淀区卷》是继2016年出版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顺义区卷》和《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大兴区卷》之后，出版的第六卷北京市各区一级的民俗文化志。

与顺义、平谷、大兴等地区不同，海淀作为北京的新城区，是全国的教育、科技、文化中心，社会变迁迅速而又剧烈，因此海淀区的民俗文化志的书写也就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点：第一，在本卷民俗志中，我们更多地关注到海淀新居民的生活。海淀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有最多的年轻精英，如IT的创业者、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也有大批来自广大农村的服务业者，如清洁工、家政服务员、快递员等。所有这些人每天都在为海淀区的建设和发展默默地奉献着、耕耘着。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奋力拼搏、辛勤劳动，也就不会有海淀今日的繁荣。以往的民俗志很少会关注到这些默默耕耘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我们看来他们作为海淀的新居民，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第二，我们把海淀区众多老年人退休后的日常生活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当前，我国老龄化趋势严重，特别是在海淀这样的教育、科技、文化中心地区，有大量的退休教师、科研工作者、工人等群体。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海淀区的建设和发展。退休后他们终于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海淀，像紫竹书画社、北



下关老年模特队、科技园社区太极队、西北旺老年风筝队这样的老年人自娱自乐的组织有很多。还有一些老人因年龄、身体等原因已经不能下楼，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应得到我们的关注。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很少关注和书写的。在本卷民俗文化志中，我们对他们退休后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描述和呈现。

参加这一本海淀区卷调查和写作的人员，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尽管我们没有一位是海淀本地人，以致我们对海淀民俗文化的了解，不可能像本地的文化人和广大居民那样全面和熟悉。但是，近几年的民俗文化普查的实践已经证明，作为外来的调查者和写作者，我们在进入海淀时总会携带着一些新奇感和比较的眼光，所以与本地作者相比，我们写出的这一卷民俗志可能会传达出一些不同的感受和见地。

在正式进入海淀区进行民俗文化普查之前，我们全体编写组成员首先对海淀区的相关史志文献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初步了解了海淀区的历史沿革与当下发展状况。2016年6月29日，我们编写组的刘铁梁、毛晓帅、李晓宁、孙绪波等4人前往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海淀区的众多文化工作者进行了前期的座谈。海淀区文联的苗地主席以及易海云、崔墨卿、严宽、孙冰、王威、李进明、胡玉枝、张福成等老师为我们讲述了海淀区各地的民俗文化状况。通过这次座谈，我们对海淀区的民俗文化分布状况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了解。2016年7月3日，全体编写组成员奔赴海淀，开展田野调查。在7月23日之前，全体编写人员分为四个小组，分别前往海淀区的七个镇（地区）、22个街道进行全面的民俗文化普查。在普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区文联和区图书馆、各个文化站以及许多街道、社区负责同志的热情协助，所以能够很快地与众多访谈对象进行接触，并且通过比较细致的访谈，初步掌握了本区各镇、街道民俗文化的基本表现和特点。

普查阶段过后，2016年7月23日，经过全体编写组成员的认真讨论，又向海淀区文化界人士征求意见，我们确定了一些具有标志性文化意义的民俗事象，作为下一个阶段的重点调查对象。这些民俗文化事象构成了本书各个章、节题目和条目的内容，它们都是反映海淀区独特历史发展进程，体现民众整体生活方式及其变化内涵的民俗文化事象。7月23日至8月3日，编写组全体开始了第二阶段即重点调查的阶段。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所分担章节的写作任务，马不停蹄地



到一些街道、社区甚至是访谈对象家中，与已经建立好访谈关系的干部、居民等再次见面、深入交谈，从而获得了很多细节完备、生动可感的民俗资料。从他们所讲述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生故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海淀民俗文化的深厚意蕴和独特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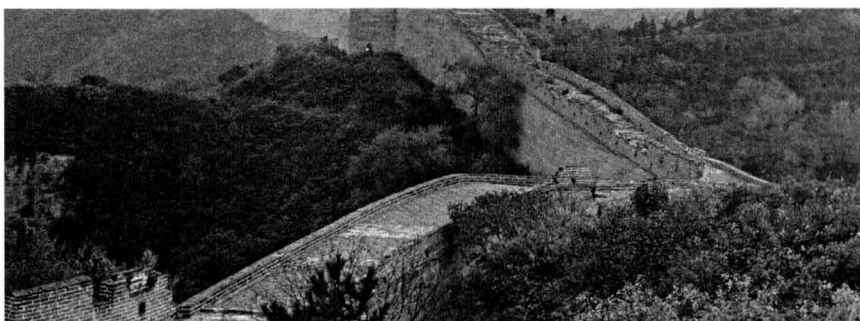
为了保证调查的进度和质量，我们每天晚上都一起开会，以汇报情况的方式，对当天收获的访谈资料及时进行处理，同时供大家分享。事实证明，这种开会制度对于本卷书的早日写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完成全部调查工作之后，编写组全体成员继续留在海淀，开始进行本卷民俗文化志初稿的书写。仅过半个月，大部分章节的初稿已经写成。

由于是集体写作，各人写作的风格和对于海淀区民俗文化的认知不尽相同，但本书力图贯彻以标志性文化为统领的指导思想。与长期从事海淀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相比，我们所提供的文字还显得单薄，难免有诸多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以便于我们将来修订。

刘铁梁

2016年10月





目 录



1	第一章 概 说	
	第一节 海淀区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变迁	3
	第二节 海淀区的民俗文化特征	8
13	第二章 海淀老镇	
	第一节 老虎洞和倒座庙	15
	第二节 煮杂杂儿 捡冰核儿	27
	第三节 德祥旺理发馆	38
43	第三章 荷藕杨家	
	第一节 小狮子胡同	46
	第二节 六郎面 紫金箍儿	63
	第三节 油漆彩画糊	77
85	第四章 三山五园的传说	
	第一节 皇家园囿	87
	第二节 颐和园与耕织图	99



	第三节 未名湖畔	113
125	第五章 四季青	
	第一节 四季青人民公社	127
	第二节 李墨林与李墨林纪念馆	148
163	第六章 蓝靛厂	
	第一节 火器营	165
	第二节 橡胶五金厂	178
	第三节 火器营满族文化站	187
195	第七章 清河制呢厂	
	第一节 清河	197
	第二节 清河街	208
	第三节 百年老厂	218
231	第八章 海淀新居民	
	第一节 紫竹东歌艺术团	233
	第二节 海淀环卫工	246
	第三节 中关村的北漂族	256
261	第九章 6.04 是一家	
	第一节 西直门外北下关	263
	第二节 北下关群众文化节	268
	第三节 科普示范街	282
289	第十章 紫竹书画社	
	第一节 公园里的家	291
	第二节 定慧东里市民学校	303
	第三节 业主委员会	310

315	第十一章 西北旺皇会	
	第一节 商道上的西北旺	317
	第二节 西北旺五虎棍会	326
	第三节 东北旺农场	342
	第四节 乐善高跷秧歌	347
355	第十二章 西山的旅游	
	第一节 北京人的西山情结	357
	第二节 香山红叶文化节	364
	第三节 车耳营民俗村	370
	第四节 立夏粥	377
384	后 记	



第一章



概 说

海淀区地处北京市西部和西北部的上风上水之地。截至 2014 年年底，海淀区下辖七个镇（地区）、22 个街道、84 个村、568 个社区。全区户籍人口 238.5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30.9 万人。2014 年地区生产总值 4290.0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9062.0 美元。现在，海淀区不仅是全国的教育、文化、科技中心，也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凭借着上风上水的地理位置，海淀区自元代起就与皇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三



山五园”的建立更是让海淀享誉天下。优越的区位条件、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又赋予海淀区鲜明、独特的文化特色。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园林及卧佛寺、龙泉寺等庙宇寺院无不见证着海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以联想、百度、方正等为代表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云集则代表着海淀区今日的发展状况；西北旺的高跷秧歌会、幼童五虎棍会等皇会的传承及颐和园传说、曹雪芹传说等民间故事的流传则是海淀区民间文化繁荣与兴旺的表征；北下关街道、西三旗街道、紫竹院社区等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海淀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的体现。总之，在当前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海淀区的广大民众一方面继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巨变，创造出许多崭新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



第二章



海淀老镇

站在高楼林立的中关村大街，或者路过北四环的现代化立交桥，我们再也看不到海淀老镇的模样。如今，中关村是家喻户晓、举世闻名的中国“硅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东起中关村大街、西至苏州街、北起北四环路、南至海淀南路的中关村西区，曾经有过一座古朴祥和的繁华古镇——海淀镇。

海淀镇位于北京市的西北部，是海淀区最古老的村镇，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清朝初期，因为海淀镇周围山清水秀，皇帝在海淀镇周边建造了

许多皇家园林，并开始在这里处理政务。很多王公大臣为了方便上朝办公，也纷纷在海淀镇上修建私人宅邸。从此之后，海淀镇的集镇风貌逐步形成，至繁华之时，海淀镇商肆林立，贸易兴隆，街道上熙熙攘攘、车马络绎不绝，正如《天咫偶闻》云：“海淀，大镇也。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此地益富。王公大臣亦均有园，翰林有澄怀园，六部司员各赁寺院。清晨趋朝者，云集德胜、西直二门外，车马络绎。公事毕，或食公厨，或就食肆。其肆多临河，举网得鱼，付之酒家，致足乐也。”^①

海淀镇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衰落。清朝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先后烧毁西郊御园，并且洗劫了海淀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清朝皇族被赶出了颐和园，曾经热闹繁华的海淀镇也衰落了下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海淀镇的发展进入了春天，商贸业再次兴隆起来。改革开放后，国家扶持高新科技发展，中关村的范围逐渐扩大，海淀镇被规划为中关村西区。2001年海淀镇被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关村的高档商贸区，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海淀老镇从此不复存在。昔日的海淀镇虽已经不见了，但它的模样仍然深藏在老海淀居民的记忆里（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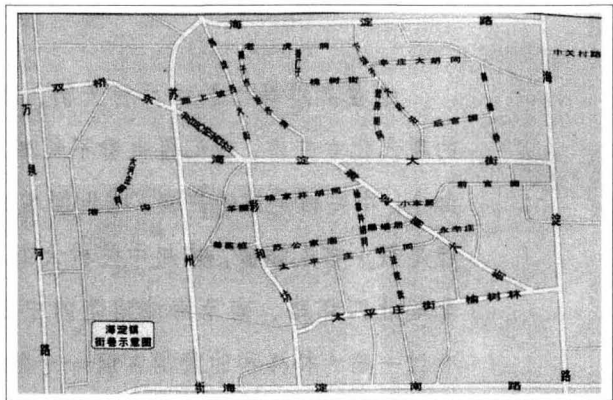


图2-1 海淀镇街巷示意图（海淀图书馆提供）

^① [清]震钧著，顾平旦点校：《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第三章



荷藕杨家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在玉泉山下、昆明湖畔，曾经有一片“京西水乡”。在这里，盛夏“接天莲叶无穷碧”^①，深秋“家家打稻趁霜晴”^②。莲藕、茭白、慈姑、菱角、荸荠等北方餐桌上难得见到的水菜在这里应有尽有，俨然是江南景象。“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开通通惠河后，为两岸农民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海淀一带有了水稻种植。元末连年战乱，

① [宋]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② [宋]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十二绝·其一》。



出现大量荒田。明洪武二年（1369年）此地大量移民，垦种荒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近郊海淀、西湖、青龙桥、草桥等地，都有连畦的水田，形成一定规模。清康熙年间，稻田已分布在海淀、六郎庄、功德寺、北坞等地”^①。康熙帝还曾经亲自选留稻种并推广，《几暇格物编》中记述“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棵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②。乾隆时期，在清漪园东墙外开辟稻田千余亩。慈禧当权时曾下令在颐和园外半里，自北坞、蓝靛厂、巴沟一带划入御用稻田。^③被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从东、北、西三面环绕的六郎庄因此成为专为皇家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作物的“皇吉地”。定居在六郎庄的大多是自明朝以来从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迁移而来的为皇家耕种、放牧的苑户。这些苑户不同于一般的雇农，他们是专为皇家服务的旗人，受皇家管理。清光绪年间，国力衰微，清政府无力顾及御用稻田，一些官僚、财主和当时的苑户管理者把这些御用稻田买了下来。而普通的苑户则大多继续留在这里成为佃农。

2016年我们在海淀区进行民俗文化普查时就遇到了一位在六郎庄土生土长的杨姓家族历史的讲述者——杨福生。杨福生的高祖父就是六郎庄苑户中的管理者之一，主要负责水稻种植的技术指导和种植的任务安排。光绪年间，他花费了家里几乎所有积蓄买下几十亩御用稻田，用来种植莲藕、荸荠等水生作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杨福生的曾祖父杨泽田继续把种植水生作物的事业发展壮大，使得荷藕杨家逐渐发展成为京西地区唯一的种植水生作物的大户。杨福生博闻强记，对海淀乡村的历史发展有着清晰的记忆和独特的个人认知，是我们遇到的一

①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市海淀区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462页。

②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志·农业卷·种植业志》，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③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市海淀区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462页。





个十分难得的访谈对象。杨福生结合自己的一生与祖辈的历史为我们呈现了海淀乡村历史发展的一个生动案例。因此，本章的部分内容，笔者将采用杨福生的口吻，以第一人称进行写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水资源的匮乏，京西稻等水生作物的种植受到严重威胁。2000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六郎庄的3000多亩稻田调整为林地，仅保留17亩稻田^①。此后在六郎庄村东稻田上又兴建起一座万柳高尔夫球场，曾经的“京西水乡”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稻菽千重浪、藕白蟹肥的海淀水乡已经不复存在，但通过杨福生的讲述和回忆，我们仍然能够领略到当时北国江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风貌。



^① 《颐和园外六郎庄 京西稻香贡皇家》，见《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8日C05版《京味地理》版块。



第四章



三山五园的传说

海淀区的治所古时称海淀镇，是北京西北郊最大的集镇。作为地名，“海淀”在元朝王恽所著《中堂记事》一书中即有文字记载。海淀又称“海甸”，在元朝以前是一片洼淀（沼泽地带），故称“海淀”。

到了清代，康熙首先在海淀修建皇家园林。乾隆年间时，“三山五园”（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颐和园。）已经全部修完，带动了海淀镇文化和经济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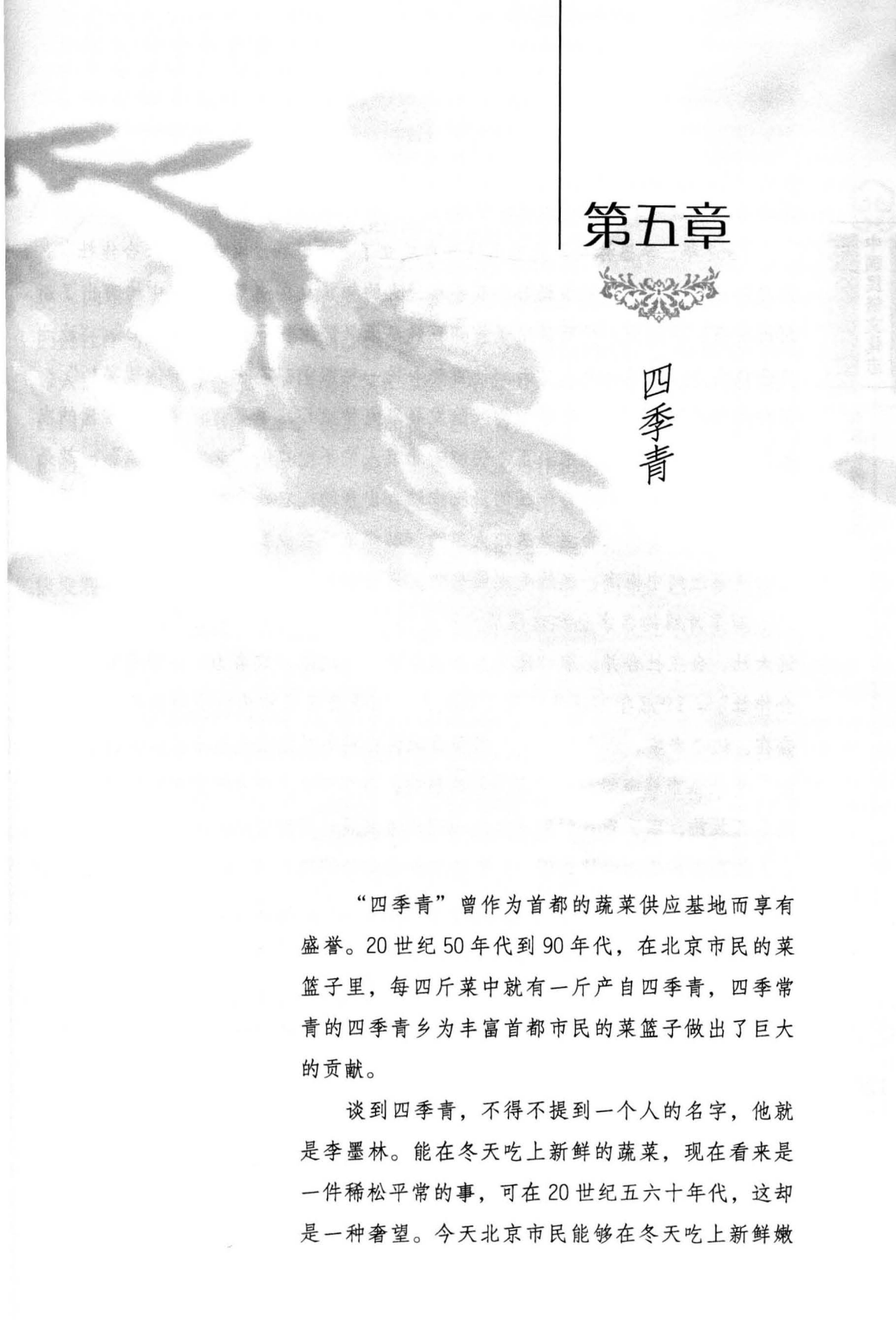


康熙年间至清朝末年，海淀一带的皇家园囿成为除紫禁城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活动中心。清朝末年，三山五园几遭损毁，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皇家园林收归民国政府所有，至此全部划为公共财产，改为公园。曾经只有皇亲宗室才能漫步其中赏玩风景的皇家园囿，成为平民百姓也可以游逛的公园。如今，全国各地的游人和大批国际游客都来到这些园林中欣赏美景、感悟历史。

钟灵毓秀的西山和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一直是海淀区文史工作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工作启动以来，海淀区涌现出一批民间文学工作者，如张宝章、崔墨卿、严宽等。他们曾分组走到村落之中，聆听乡民讲述零散、琐碎的只言片语。回到书桌上以后，凭借自身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将乡民的只言片语改写成情节曲折语言动人的民间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工作启动后，这批民间文学创作者再次来到村落地里，搜集村民有关香山传说的只言片语，再回到书桌上进行二次创作。200多篇三山五园传说的出版，自然是建立在群众讲述的基础上，但更多依靠的是张宝章、崔墨卿、严宽等一批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后期创作。

清末，京西皇家园林的风光吸引了教育家前来择址建校。1909年，游美学务处在清华园、近春园旧址修建了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定名为清华学堂，1928年改名为清华大学。1919年诞生的燕京大学，由校长司徒雷登选定校址。1920年夏天，司徒雷登通过向社会各界募捐，以六万块大洋，买下了未名湖畔勺园、淑春园建新校。司徒雷登把新校园的设计交给了对中国古典建筑颇有研究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926年，幽静典雅的燕京大学校园落成。1927年，燕京大学迁址海淀。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旧址。





第五章



四季青

“四季青”曾作为首都的蔬菜供应基地而享有盛誉。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北京市民的菜篮子里，每四斤菜中就有一斤产自四季青，四季青的四季青乡为丰富首都市民的菜篮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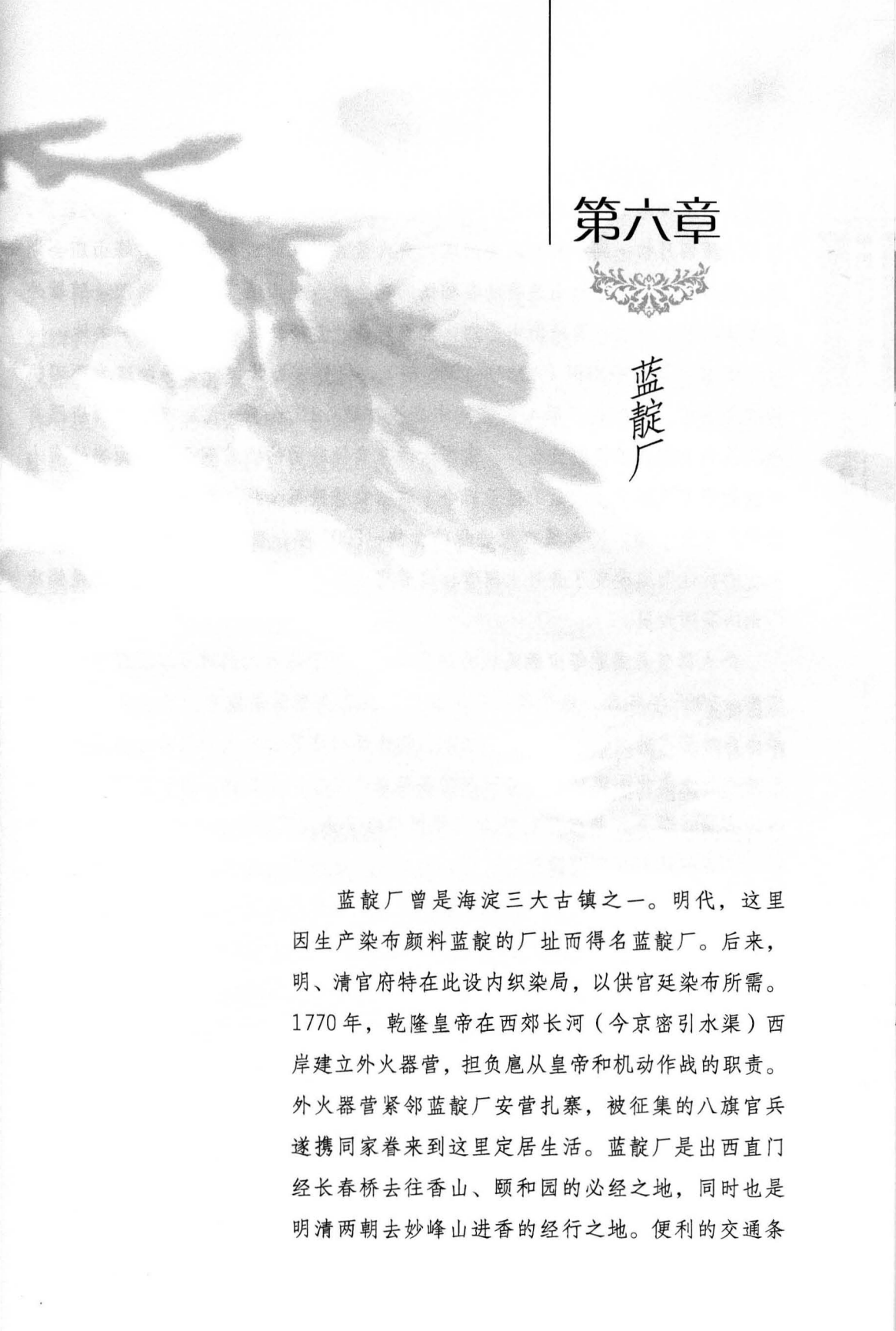
谈到四季青，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李墨林。能在冬天吃上新鲜的蔬菜，现在看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却是一种奢望。今天北京市民能够在冬天吃上鲜嫩

绿的蔬菜，这一切都归功于以李墨林为代表的四季青劳动者们。

1952年，李墨林联合其他七位农户成立了“李墨林温室蔬菜生产合作社”。寒冬腊月里，社员们凭借勤劳的双手和过人的智慧，在简易的温室中培育出了新鲜的黄瓜、西红柿，从而结束了首都百姓冬天只能吃萝卜、白菜的历史。“让北方变成南方，让冬天变成夏天。让首都人民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李墨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除发展温室种植外，李墨林还带领四季青的农民积极发展蔬菜种植技术。至今仍被老北京人赞不绝口的“北京大刺瓜”，就是在李墨林温室蔬菜生产合作社的温室中培育出来的。农业合作化时期，全国涌现出的带领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劳动模范不在少数，但能够把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送到中南海，送给毛主席吃的，只有李墨林。

四季青镇的名字也和这段历史有着莫大的渊源。1955年5月，李墨林社与远大社、金庄社合并，取“蔬菜生产四季常青”之意，定名为“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四季青人民公社成立，四季青正式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名称而存在。这个名字，形象地概括了四季青地区在特定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

受北京市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的影响，四季青的产业也相应地进行着调整。改革开放前，四季青曾利用京郊的地理优势发展蔬菜种植业，此后又发展集体工业，均取得不菲的成绩。而今，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四季青镇大规模的蔬菜种植产业基本消失。然而，四季青人并没有忘记这片土地曾经拥有的历史。地处玉泉山、香山、万寿山三山环绕之中的四季青，在“一河十园”都市农业产业观光带的建设中，充分发挥着都市田园的优势，向人们继续展示着四季青的绿色田园风光与四季情怀。最早建成的御林观光采摘园中，还特别建立了四季青农耕文化暨李墨林纪念馆，提醒人们记住那段光辉的岁月，同时也见证四季青今日的发展。



第六章



蓝靛厂

蓝靛厂曾是海淀三大古镇之一。明代，这里因生产染布颜料蓝靛的厂址而得名蓝靛厂。后来，明、清官府特在此设内织染局，以供宫廷染布所需。1770年，乾隆皇帝在西郊长河（今京密引水渠）西岸建立外火器营，担负扈从皇帝和机动作战的职责。外火器营紧邻蓝靛厂安营扎寨，被征集的八旗官兵遂携同家眷来到这里定居生活。蓝靛厂是出西直门经长春桥去往香山、颐和园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明清两朝去妙峰山进香的经行之地。便利的交通条



件也吸引着各地商贩来此经商、定居。坐落在蓝靛厂大街中部的西顶庙香火旺盛，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庙会期间，有大量香客来此进香朝拜。妙峰山庙会期间，经蓝靛厂去往妙峰山进香的各档民间花会也会来西顶庙朝拜、表演。随着外火器营的日益壮大，至清朝中后期，蓝靛厂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京西繁华之地。

日军占领北平期间（1937—1945年），将外火器营部分营房改建为西郊机场官兵宿舍，老蓝靛厂原有的空间布局被打破。1970年，北京市在西顶庙原有建筑基础上成立了橡胶五金厂。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橡胶五金厂，为当地盲入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在橡胶五金厂工作的残疾人也因此蓝靛厂定居生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01年，蓝靛厂开始进行拆迁。大规模的拆迁彻底改变了昔日火器营、老营房大街小巷的面貌，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外火器营是满蒙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世居于此的人们对蓝靛厂怀有深厚的情感。1985年年底，当地满族居民自发成立了火器营满族文化站。文化站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颁金节、趣味运动赛等，向人们展示满族风情，弘扬满族历史文化。镶蓝旗后裔傅锡荣多年来热衷收藏老物件，擅长讲述蓝靛厂过去的事情，他自愿将收集到的老门牌捐赠给了海淀区档案馆。2016年，曙光街道为了更好地留住老蓝靛厂的历史，发起了“寻找曙光最经典记忆”的活动。此外，曙光街道和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满族文化展示活动、为盲人说电影、邀请街道中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为孩子们讲述“过去的事儿”等。这些活动不仅为生活在曙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了解蓝靛厂历史的途径，同时也使他们参与到曙光当下的文化创造之中。





第七章



清河制呢厂

始建于1908年的清河制呢厂是一个百年老厂，而它所在的清河镇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镇。

清河镇南距德胜门仅九公里，是北京北郊方向上的第一镇，也是进入北京城的最后一道门户，因此被誉为“京北第一镇”。清河镇是上通京城、下达边关的主要通道，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物流地。

清河镇因“清河”而得名。这条天然河道源自西山诸泉。清河沿岸地势较低，水资源丰富，泉涌和水井随处可见，水质极佳，直到20世纪6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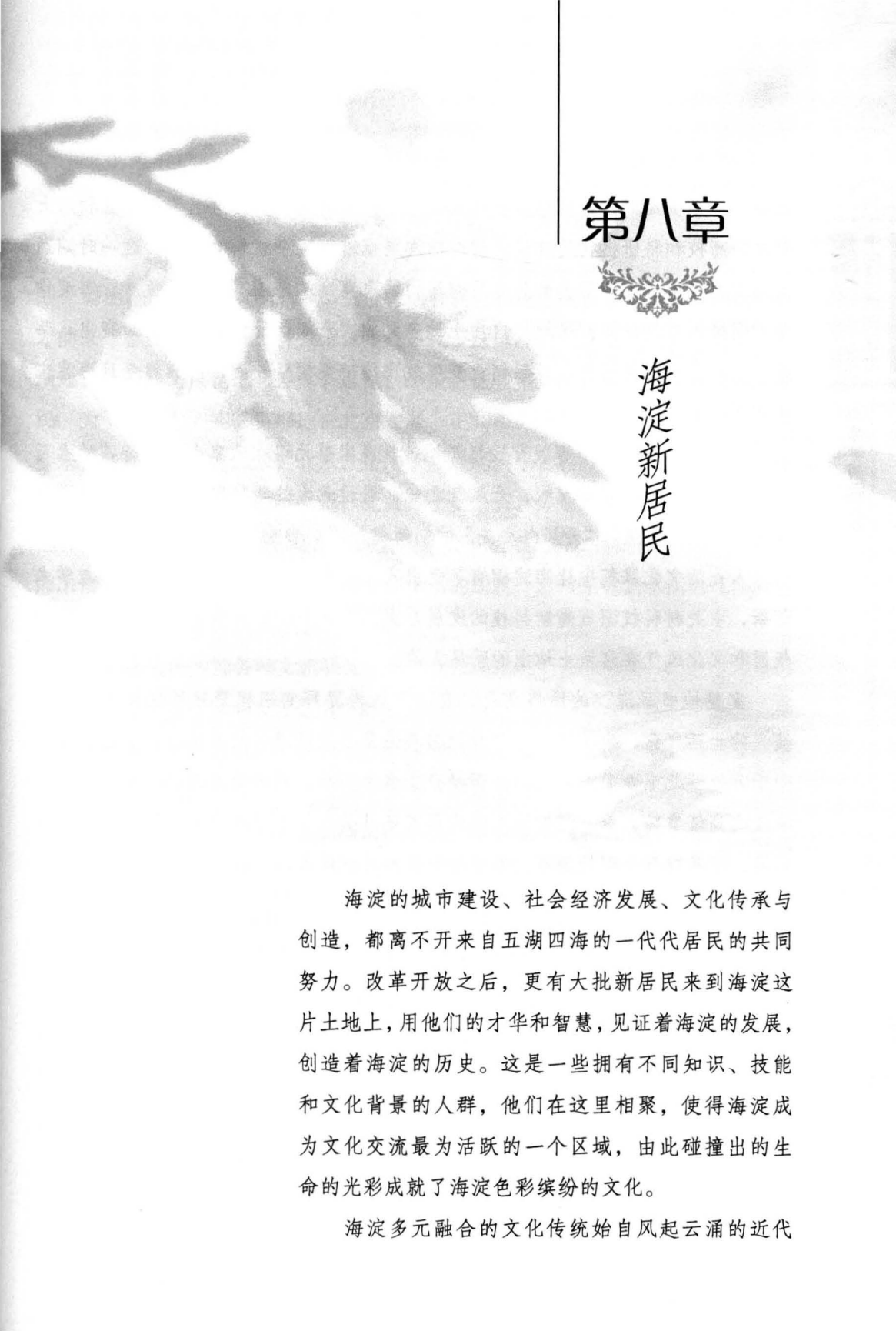


中期，河内依然有成群的鱼虾。

明代，大量的戍边官兵和山西洪洞移民到此安家落户。明清时期，一部分满族、蒙古族、回族的士兵和迁徙而来的黎民在此定居。随着北京近代的发展，来此谋生的山东、河北等外地人不断增多。

清河镇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资源和大量的劳动力，为建立和发展一些近代早期工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清河制呢厂位于北京北部，离张家口比较近，交通便利。作为北京现代化毛纺织工业的开端，清河制呢厂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几经兴衰，书写了一部民族工业的风云录。随着时代的变迁，清河古镇面目一新，在清河制呢厂的旧址上建起了幢幢高楼。但是，清河制呢厂当年的职工和家属们仍然拥有着百年老厂的记忆，和作为产业工人群体的豪迈情怀。





第八章



海淀新居民

海淀的城市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创造，都离不开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代代居民共同努力。改革开放之后，更有大批新居民来到海淀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才华和智慧，见证着海淀的发展，创造着海淀的历史。这是一些拥有不同知识、技能和文化背景的人群，他们在这里相聚，使得海淀成为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一个区域，由此碰撞出的生命的光彩成就了海淀色彩缤纷的文化。

海淀多元融合的文化传统始自风起云涌的近代



社会，源自多元群体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众多国家机关的入驻和八大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建设，海淀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涌入海淀的建设者和劳动者都为之后海淀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海淀作为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汇聚地，这片土地多元的文化底色历久弥新，更加突出。莘莘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青年创业梦想放飞的中关村科技园，已成为今日海淀文化的两张名片。

海淀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源地。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高举“学术至上、兼容并包”的办学旗帜，开风气之先，通过北大的教育革新，引领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深刻影响了海淀科教事业的发展，敢为人先的文化风气也让海淀拥有了吸引人才的土壤。高校里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新，中关村科技园里高新科技的发展与突破，正是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气在这块土地上的薪尽火传。

完整地书写海淀的民俗文化，自然不该拘泥那些祖祖辈辈居住于此的老海淀人的生活文化，也不该只看到知识精英汇集于此所进行的文化创造，还要看到千千万万的北京新居民的贡献。劳动分工各有不同，而劳动者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海淀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劳作、生活在这里的各行各业的新居民，这些默默无闻地为海淀奉献着青春和汗水的人们，都是值得铭记的。



第九章



6.04 是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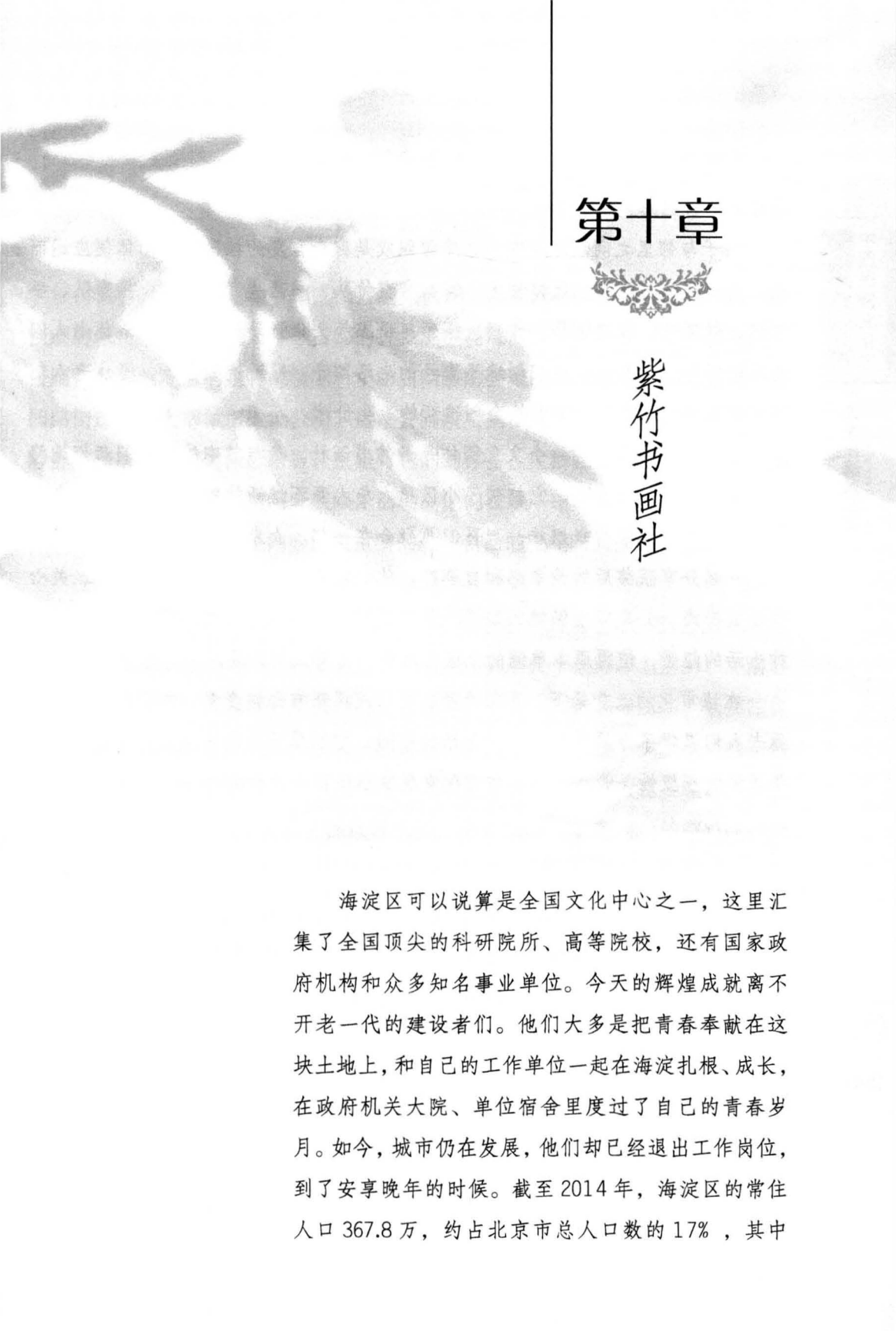
海淀区各个街道、乡镇的行政区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北京城市的建设，经历过数次重新规划。皇朝遗老，老城区居民，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商品房小区，外来新居民等被历史机缘巧合地组合到一起，辉煌过去同精彩的今天交相辉映，共同成为同一个行政区划的组成部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辛勤的劳动为区域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表达着对这片区域的赞美与热爱。亲密的感情在人与人的文化互动中发酵，

各个单位、各种人群的能量在融合中迸发，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在邻里街坊的欢声笑语里，在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中，居民们彼此感情交融心相印，成为血肉相连的整体，成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亲人。

北下关街道就是这样一个街道。1963年设置的北下关街道面积6.04平方公里，在这片繁荣的土地上，15万居民追逐着自己的新梦想。在北下关街道办事处调动之下，单位之间各行其是、彼此隔膜的状况得到很大改观，街道将辖区各项工作以文化发展为契机协调统筹，各个单位、学校、社区之间互相合作，彼此交融，这种发展观念可概括为“大文化、大社区”。

北下关街道在西直门外，因地处西直门西关厢的北关外而得名。清代这里是皇家出京城去西山及圆明园、颐和园等地的水路起点及陆地必经之地，大柳树、头堆，这些沿用至今的地名见证着那段皇家游走的历史，更有高粱桥、五塔寺、大慧寺等古迹点缀其间。新中国成立后，北下关成为科研、文化、教育单位密集的地区，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钢铁研究院等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高校，国家气象局等中央机构落户其中。北下关街道利用北下关将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科教文卫事业、便民利民工程、环保安全举措进行协调，都视为地区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校区、院区和社区整合资源和交流互动，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演绎着精彩北下关的今日风采。北下关在2007年12月28日成立了海淀区首家社区艺术团——北下关社区艺术团。艺术团整合各类居民文艺组织，下设舞蹈队、模特队、声乐队、合唱队、京剧队、电影放映队等社区特色队伍，如今已有50多个队伍。除了这些文艺样式，便民服务，蔬菜展览，科普示范街等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进行的“大文化”建设，也在这片“大社区”中蓬勃发展。

2016年7月15日，第十一届北下关群众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北京交通大学天佑礼堂举行。



第十章



紫竹书画社

海淀区可以说算是全国文化中心之一，这里汇集了全国顶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还有国家政府机构和众多知名事业单位。今天的辉煌成就离不开老一代的建设者们。他们大多是把青春奉献在这块土地上，和自己的工作单位一起在海淀扎根、成长，在政府机关大院、单位宿舍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如今，城市仍在发展，他们却已经退出工作岗位，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截至2014年，海淀区的常住人口367.8万，约占北京市总人口数的17%，其中

老年人约占区总人口的 20%。

由于与邻里之间缺乏交流，政府组织或是群众自发的社区文化团体便应运而生。海淀区的社区文化团体种类丰富，有空竹队、书画队、花棍队、摄影队、手工组、舞蹈队、合唱队等。作画、摄影、手工等文化活动不仅充实了退休老人们的闲暇时间，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生活圈子。通过这些圈子，退休老人们可以相互沟通、交流，更有机会创造新的人生价值。

我们这里要介绍的一个文化团体是紫竹书画社。参与其中的社员们亲切地将它叫作“公园里的家”。它打破了小区里人与人互不搭话的隔阂，把这群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地区的老姐妹、老哥们儿聚合在一起。大家一起作画，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分享获奖后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他们在画画之余，还会唠唠家常、关心彼此的病痛、分享养生保健的知识。紫竹书画社已经成为连接他们日常社交、精神生活的纽带，使得原本单调的小区生活变得更有人情味儿。

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类似的团体在海淀区还有许许多多。它们的存在为退休老人们提供了专属的活动空间与精神空间，增添属于他们的活力，也调动了老年居民的积极性，为海淀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十一章



西北旺皇会

西北旺镇是一个连接海淀区山前和山后的重要集镇，于1956年初设立，当时被称为东北旺乡。1957年因在东北旺村占地成立农大农场，东北旺乡政府迁往西北旺村，东北旺乡因此改名为西北旺乡。1958年10月，海淀北部地区建立了永丰人民公社，西北望乡和农大农场归永丰人民公社管辖。1960年永丰人民公社改称永丰乡。1961年永丰乡又划分为6个小型公社，东北旺公社（与东北旺农场合一）是其中之一，同年，永丰乡建制撤销，改为6个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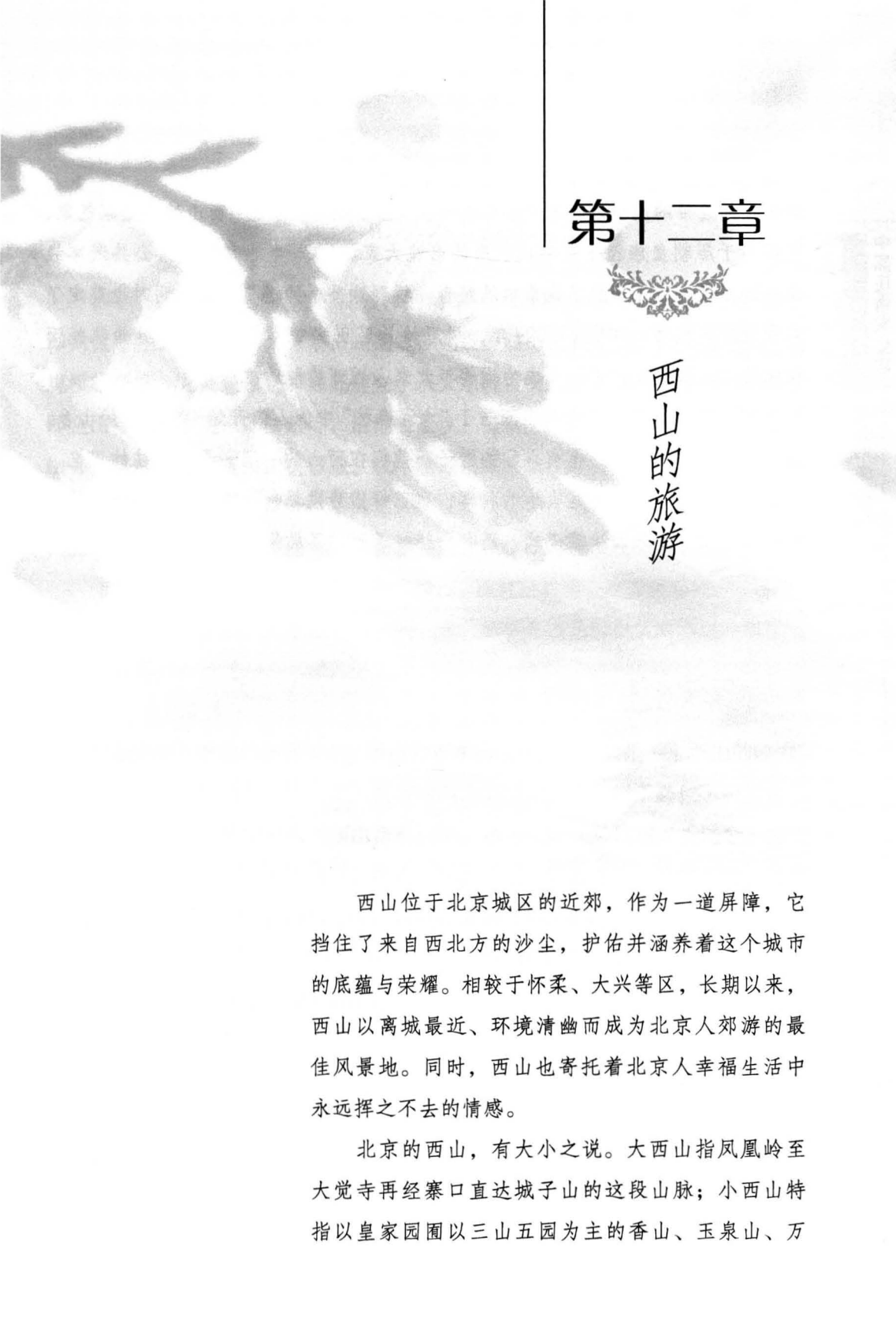


东北旺乡是其中之一。1984年4月，人民公社制结束。海淀区北半部（山后）地区分为7个乡镇，分别为永丰、苏家坨、北安河、温泉、东北旺、上庄、聂各庄。1998年，场乡体制改革，东北旺乡政府机关与东北旺农场管理机构分开。2003年8月，东北旺乡和永丰乡撤乡变镇，合并为西北旺镇。

西北旺镇是海淀山后地区的第一重镇，坐落于海淀区西北部，北部与上庄地区接壤，西部毗邻苏家坨和温泉镇地区，南部与香山街道和青龙桥街道接壤，东南毗邻马连洼街道、上地街道、清河街道。西北旺境内西有百望山，东有金顶宝华山。过去两山之间是出入京城的南北重要通道，加之该通道与妙峰山的古香道比邻，这里逐渐形成了重要的商道。百望山海拔210米，自古以来百望山不仅是海淀区山前、山后的重要界线，也是西北旺地区山前、山后划分的主要依据。京密引水渠（见图11-1）绕山而过，纵贯西北旺镇域南北。20世纪60年代京密引水渠的修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影响，使得周边村落纷纷搬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差不多60多年里，西北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一步步告别了种蔬菜、种水稻以及以副养农的年代。21世纪初，随着公路交通的建设，这里的村落已逐渐城市化，出租房屋和在公司上班已经成为西北旺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西北旺人民历来尚武好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花会。有“天下第一会”美称的高跷秧歌会和百余年历史的西北旺五虎棍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子弟玩意儿，承载着先辈们真真切切的民间生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传承与发展的形势颇为严峻。21世纪初，两者都被列入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政府和花会组织都做出了巨大努力，积极保护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今，西北旺社区居民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风筝队、舞龙队等新的娱乐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居民的生活有滋有味。该地区关于杨家将的地名传说广为流传，世代传承，彰显了西北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十二章



西山的旅游

西山位于北京城区的近郊，作为一道屏障，它挡住了来自西北方的沙尘，护佑并涵养着这个城市的底蕴与荣耀。相较于怀柔、大兴等区，长期以来，西山以离城最近、环境清幽而成为北京人郊游的最佳风景地。同时，西山也寄托着北京人幸福生活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情感。

北京的西山，有大小之说。大西山指凤凰岭至大觉寺再经寨口直达城子山的这段山脉；小西山特指以皇家园囿以三山五园为主的香山、玉泉山、万

寿山及其连带的浅山近山部分。自金章宗在西山建八大水院，西山始染皇家气象，更闻名于历朝皇族雅士至近代以来的名流大家。1935年北京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5路开通，由此开启了北京市民经青龙桥到达香山的游览线路，同时也奠定了几代北京人的西山情结。1999年，凤凰岭景区正式对游人开放，以此为依托而构筑的“大西山旅游带”又成为近些年北京人近郊旅游的首选地。

城市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深居于“水泥森林”中的人们开始回归自然的山乡。这里既有退休的老人，也有求学的游子。他们在西山的一隅，寻味过往的记忆、体验当下的感动。而一些当地的村落，也正好借势发展，一些村子由传统的果林种植经营转向了果园采摘模式，还有一些村子开始了民俗旅游接待。

后 记

本书的调查和写作，始终是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淀区文化委员会、海淀区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向这些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首先，特别感谢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项目的扶持和帮助。从2004年编写第一本《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以来，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直坚持对《中国民俗文化志》（县、区卷）项目的立项，对各区县民俗文化志的编写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各位领导也十分关心项目的进展，帮助协调、解决了我们在调查、编写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

其次，海淀区文联、海淀区文委、海淀区图书馆、海淀区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在《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海淀区卷》的调查和编写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2016年7月，我们全体编写组成员开始进入海淀区，开展田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海淀区文联的各位领导、老同志积极帮助我们联络各乡镇、街道的文化干部，为我们的调查和编写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为我们的调查和编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海淀区文联主席苗地和老干部易海云两位同志，对我们的调查和撰写工作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支持。对于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们全部都认真对待，积极帮助我们协调、解决。他们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实在令我们感动。在海淀区，像苗地、易海云同志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还有很多，可以说，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保障了我们调查、编写工作的进度，为我们的调查、编写工作解除了后顾之忧。海淀区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的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我们的调查和编写过程中，海淀区各乡镇、街道、社区的文化干部都是这样，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最宝贵的地方文史资料，还陪同我们一起到各个社区进行调查。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访谈对象以及海淀区的父老乡亲，他们才是海淀民俗文化的拥有者，也是本书真正意义上的作者。在我们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海淀区的父老乡亲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同时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海淀人民的包容、亲切，让我们感受到了海淀民俗文化的无穷魅力。在我们的调查和编写过程中，很多访谈对象都令我们印象深刻，感动不已。在我们的调查和访谈过程中，他们都把我们当作亲人一样对待，跟我们讲述我们想知道的一切，从来没有厌烦。我们调查组的全体成员都被海淀人民这种精神所感动。现在我们就把各章节所涉及的访谈对象的名字全部列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第二章海淀老镇的访谈中，魏凤琴、吴翠芝等分别为我们讲述了老海淀镇的婚嫁习俗、海淀的冰窖、倒座庙的由来、海淀镇的饭店、小吃及他们的个人生活史等内容。李桂香为我们讲述了老虎洞街上的商店、德祥旺理发馆的发展历史、海淀挑花厂的状况及母亲到外地做生意的个人经历等内容。

在第三章荷藕杨家的访谈中，杨福生为我们详细讲述了六郎庄的名称由来，他在小狮子胡同难忘的童年时光，京西稻、莲藕、荸荠等水生作物的种植技术和过程，他在六郎庄作为学徒学习糊棚、油漆、彩绘及在文化站工作的经历等内容。

在第四章三山五园的访谈中，崔墨卿为我们讲述了清河的历史和他在清河制呢厂的工作经历，他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的过程。张宝章为我们讲述了海淀区的民俗活动概况，海淀民俗文化的特色，他整理和编写三山五园相关书籍的过程。严宽为我们讲述了他年幼时听家人讲述的传说以及自己搜集三山五园传说的经历。吴鹤龄、邝宇宽夫妇为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经历、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经历及退休后的日常生活状况。曹志刚为我们讲述了他在北京大学食堂工作的情况以及他对北京大学的感受。

在第五章四季青的访谈中，郭淑芳为我们讲述了她少年时参与公社劳动的经历、李墨林纪念馆的筹备、概况及日常展览工作、四季青的历史等。尤其是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有助于我们在文字的基础上更直观地了解四季青



的历史。此外，她还提供了自己搜集整理的有关四季青的文献资料及李墨林的相关报道资料，极具历史价值，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全国劳模李墨林之子李德喜为我们回忆并讲述了父亲李墨林的生平事迹、工作经历，讲述了家族历史和家人记忆中的李墨林等，并向我们提供了父亲的老照片和个人珍藏的相关报道资料，其中包括李墨林受各届领导人接见的图片，大量珍贵的新闻报道材料，如《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对李墨林的报道文章。他还为我们提供了李墨林年谱一份。李宽为我们从整体上介绍了自己的家乡——四季青，介绍了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基本概况、四季青的温室蔬菜种植、介绍了全国劳模李墨林的事迹，向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访谈对象和访谈线索。赵希福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四季青各社办企业工作的经历，四季青公社时期的各社办企业的发展情况，四季青的概况以及四季青搬迁上楼后的现状等。李瑞璜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四季青人民公社以及四季青镇的概况，包括人民公社的成立、农业发展概况、工业发展概况、现在的发展变迁等，同时还介绍了《四季青镇志》的编写工作。关奎生为我们讲述了他个人在四季青的工作经历以及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

在第六章蓝靛厂的访谈中，吴增芳为我们讲述了有关蓝靛厂的历史、火器营满族文化站的情况等内容。傅锡荣为我们讲述了西顶庙的历史、火器营满族文化站的情况及其个人生活经历。马京秀为我们讲述了满族文化站的历史沿革与满族文化站文化活动的举办情况。刘燕芬为我们讲述了蓝靛厂地区的历史状况。王颖梅为我们讲述了晨月园社区的现状及开展的文化活动。索凤财为我们讲述了蓝靛厂五虎少林会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王景华、周永福为我们讲述了北京橡胶五金厂的情况及他们个人的生活、工作经历。

在第七章清河制呢厂的访谈中，崔墨卿为我们讲述了清河制呢厂的历史及厂里的福利、人员构成等内容。董文森为我们讲述了清河制呢厂的分厂、游行、跳舞、宿舍发展情况以及他个人的工作情况。郭艳华为我们讲述了她在制呢厂文宣队里的情况，以及退休之后创建的青青舞蹈队的发展情况。田淑琴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清河街上的商铺情况，以及她在制呢厂的工作情况。沈玉芹为我们讲述了她小时候经历过的清河街上的商铺，以及水灾的情况。邓顺昌为我们讲述了解放以前清河制呢厂的情况以及早年清河街上的商铺情况。

在第八章海淀新居民的访谈中，吴增芳不仅为我们讲述了蓝靛厂地区新居民的生活状况，还主动给我们介绍当地的新居民。马文斌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奋斗的历程，以及作为海淀新居民在北京生活的变迁及感触。王世芳讲述了紫竹东歌艺术团的历史和当下的活动情况，以及个人的生活史。刘强国讲述了其在北京发展事业的历程，以及其追求歌唱艺术的故事。傅强（化名）讲述了海淀清洁工、保安等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其身在北京的心理感悟。

在第九章 6.04 是一家的访谈中，刘连第为我们讲述了他喜欢上花棍运动，学习、教授打花棍，进而组织花棍队的过程，以及组织队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徐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她参与模特队的经历，以及给自身带来的变化等。白磊为我们讲述了模特队的组建和发展过程。王静队长为我们讲述了模特队的日常生活状况。赵大姐为我们讲述了她参与北京交大周边文化活动的感触。

在第十章紫竹书画社的访谈中，刘增启为我们讲述了组建空竹队的过程，空竹队的人员构成，空竹队凝聚人心的作用等内容。刘晓晖、王秀桐为我们讲述了创办紫竹书画社的过程，以及书画教学的经历和感悟。刘俊英为我们讲述了她参与紫竹书画社学画的经历，以及取得的成绩。张京梅为我们讲述了她参与紫竹书画社学画的经历，以及书画社中的感人事迹。范立祥、马良仙为我们讲述了他们创办摄影班的过程，以及教授摄影的一些经历。赵连荣为我们讲述了他带领手工班学员制作手工制品，手工班成员的日常生活。沈昌荣为我们讲述了他和喜鹊的传奇故事。范子虚为我们讲述了他协调邻里关系，参与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与成绩。孟卫东为我们讲述了“阳光助残服务”的相关内容，以及他参与助残活动的经历。塔院小区的老张为我们讲述了搬迁后的生活改变和感受。北京航空五院机建部 31 号院的老魏为我们讲述了他退休后的业余生活。

在第十一章西北旺的皇会的访谈中，杜宝利为我们讲述了妙儿山的相关传说，高跷秧歌会的传说以及修建关帝庙的过程。方志刚为我们讲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关帝庙的情况及关帝庙内的小学被拆毁的情景，以及现在家长对小孩加入五虎棍会观念的改变，孩子们在练习五虎棍中对性格的影响及获得的其他益处。王得平为我们讲述了五虎棍会祭拜关帝老爷的时间和次数，以及人们对关帝老爷的信任情况。于光水为我们讲述了 1949 年以前西北旺地区店铺林立，商业繁荣的

情况，五虎棍会的选角儿标准，平时的训练情况，西北旺村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及自己家里租房的情况。李连荣、郭玉清为我们讲述了东北旺、西北旺、挡儿岭、南羊坊等有关杨家将的地名传说，东北旺农场的职工待遇，20世纪60年代初知识分子毕业后到农场工作的情景，现在西北旺风筝队的情况等内容。刘文录为我们讲述了韩家川高跷秧歌会的传说、历史和目前的发展情况。陈万海为我们讲述了自己加入吵子会的故事。

在第十二章西山旅游的访谈中，李永新书记为我们讲述了西小营村开展立夏粥的活动，包括村落历史与劳作模式的情况。杨贵云为我们讲述了她在西山农场的工作情况及她自己家发展民俗旅游接待的情况。另外两位来香山打水的海淀居民为我们讲述了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及来香山打水的情况。

尽管我们的调查已做到十分努力，写作过程也是几易其稿，但难免有知识上的错讹、疏漏之处。在此，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于我们不断改进今后的工作。

2016年12月





丛书策划◎安 东
项目统筹◎张秋跃
责任编辑◎张秋跃
责任印制◎宋 超
封面设计◎罗 瑞

ISBN 978-7-200-13012-6



9 787200 130126 >

定价：68.00 元